

吃槟榔、宴槟榔、和事用槟榔……

台湾与湖南槟榔文化两岸通



在台湾，槟榔树随处可见，特别是在乡镇和山村，成片成林。在海南，槟榔总产量占全国95%，在商店中出售的经过深加工和包装的槟榔食品，其原料来源一项几乎都写着“海南槟榔果”，然而，生产商一项却几乎都是“湖南湘潭”。

一个是东边宝岛，一个是南部滨城，还有一个是中部小市，三座城市似乎并没有值得一说的相同之处，却因着槟榔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吃槟榔，喜丧以槟榔宴客，甚至以槟榔作和事佬……三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习俗，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说，这是台湾文化和湖南文化具有的特殊相通点，而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。

■记者 黄利飞



喜丧宴客， 槟榔必不可少

从与槟榔有关的习俗来看，两岸更是一个样。据台湾《雍正通志》记载，“全台土俗，皆以槟榔为礼。”而海南的《正德琼台志》记载，“亲宾来往，非槟榔不为礼也”。

以槟榔招待来宾，在台湾和海南、湖南，自古以来，然是一样。吃槟榔的台湾人，回海南、湖南时，见了同仁（吃槟榔者），不是敬烟，而是敬槟榔。

台湾嵇含曾说：“彼人以（槟榔）为贵，婚族客必先进，若邂逅不遇，用相嫌恨。”台湾的这一习俗，与海南、湖南的槟榔区域里完全相同，即“婚娶聘礼，槟榔为先”。直至今日，在海南、湖南的槟榔区域里，出婚娶聘礼，喜丧宴客，槟榔必不可少。海南许多地方至今仍把订婚说为“把槟榔”。

在两岸，槟榔还是和事佬。“或有斗者，献槟榔则怒气立解”，这是广东《澄海县志》里的记载。古时广东岭南、海南一带，若双方发生纠纷，请村老调和时，理亏一方，要捧着槟榔向对方表歉意，敬请对方吃槟榔。双方和解矛盾，槟榔成了和事佬。

而用槟榔调解纠纷，在台中、嘉义、台南等地，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习俗。清朝进士张湄曰：“一抹腮红还旧好，解纷惟有送槟榔。”就是两岸自古至今槟榔和事的最妙描写。

两岸的槟榔文化，从古至今，都道出了同脉同祖同宗。正如宋楚瑜所说，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。

>>>传承

两岸合作， 传承槟榔文化精髓

没有什么东西，比共同的情结更具有使人凝聚和认同的力量。于是小小的槟榔像是一座桥梁，连接了有共同爱好的人们，也一齐展现了海峡两岸几座城市的魅力。

台湾和海南都是种植和生产槟榔的大省，湖南则是槟榔生产加工大省。随着人们对槟榔保健功能的认可，槟榔产业的前景被广泛看好。业内人士说，如何发挥海南的土地、气候优势，台湾的种植技术优势，以及湖南槟榔加工技术优势，共同打造“中国槟榔”品牌，值得

关注。

“琼台湘三地合作”势在必行，这是提升我国槟榔产业的要求，更是传承槟榔文化精髓的必须。在2011年底于海南万宁召开的中国首届槟榔文化节暨槟榔文化产业论坛上，口味王集团总裁陈义说：“近年来，湖南槟榔产业获得了长足的进展，但企业依然停留在为营销而营销的层面上，很难获得更深层次的突破，为了槟榔产业的基业长青，只有注入传承千年的槟榔文化，才能促进槟榔产业的繁荣兴旺，才能成就槟榔百年企业。”



……随处可见的槟榔文化令人

在中国首届槟榔文化节之前，海南和湖南的槟榔大企曾联合派遣了一支槟榔文化调研组，去海南槟榔谷进行文化采风。琳琅满目的槟榔制品，优美动人的对唱情歌，经典浪漫的爱情神话

都好。”

其实，吃槟榔，两岸是一脉相承。

台湾人吃槟榔生果，湖南人吃槟榔干果。台湾人吃青仔，“中国槟榔之乡”的海南人也吃青仔。台湾人吃槟榔用的配料是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说的扶留藤和蚶子灰；海南人吃槟榔配料也是用扶留藤和蚶子灰。

明代琼州诗人王佐曾在其诗歌《槟榔》中，生动地描绘了嚼槟榔的情景：“心含湛露滋寒齿，色转丹脂点绛唇。”而台湾郁永和在《台湾竹枝词》中写道：“摘来还共萎根嚼，赢得唇间浸染脂。”二者对吃槟榔的描写，正好说明两岸吃槟榔自古相同。

>>>关键词·一脉相承

吃槟榔，两岸一脉相承

都说槟榔是台湾的特产，被称为台湾口香糖。当嚼食槟榔成为全民性的嗜好时，槟榔仅次于稻米，成为台湾第二大宗的农产品。

2005年5月，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返乡祭祖时，问台湾媒体记者：你晓得呷槟榔啾落？不要以为只有台湾人才吃槟榔，其实湖南人、湘潭人早就有吃槟榔的习惯。

据湘潭县志记载，湖南湘潭人嚼槟榔已有三百余年历史了。如今，除湖南省之外，在我国长江以南的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等地区，槟榔已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休闲小食品。一位吃惯了槟榔的出租车司机说，槟榔就像饭一样，一天也离不开。“这个东西有刺激性，可以提神，有一点瘾，爱吃，比抽烟

>>>槟榔文学作品融汇两岸



槟榔树长得丰姿绰约，引得历代文人墨客尽折腰。在古代的诗里，现代的词里，以及两岸由古至今的文学作品里，槟榔像一杯醇厚的陈酒，醉倒了无数中国人。

台湾郁永和《台湾竹枝词》曰：“独干凌霄不作枝，垂垂青子任分批，摘来还共萎根嚼，赢得唇间浸染脂。”南北朝诗人庾信即兴之作《忽见槟榔诗》：“绿房千子熟，紫穗百花开。莫言行万里，曾经相识来。”

此后在唐代诗人李白、白居易，宋代词人苏东坡、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、元代诗人张翥等文学巨子的笔下，都有关于槟榔的作品，它们有的是描写槟榔树，有的是回味槟榔味，还有的甚至从槟榔作礼物有感而发。槟榔显然已经成为他们抒发情感、歌颂大自然的对象。

也正是因为槟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海南作家亚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，虽是对留在乡下和进了城的人们曲折生活经历的描写，试图展现城乡二元化社会状态下不同的命运情态，但书名却是《槟榔醉红了》。

除了文化墨客们的律诗歌赋外，民间广泛流传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谣，更鲜明地体现了两岸共同拥有的槟榔情结。

“哥哥，你别忘了我呀，我是你亲爱的梅娘，我常坐在你们家的窗上，嚼着那鲜红的槟榔。”这是田汉的话剧《回春之歌》的主题曲。在海南黎族情歌中，以槟榔为题的更是数不胜数，如“日日碰见妹过岭，口含槟榔不吱声。若是阿妹放声诺，愿送槟榔作礼情。”在当今台湾的卡拉OK厅里，人们还时常听到这样的歌词：“石子落井探深浅，送口槟榔试哥心。”

而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海峡两岸人们广为传唱的《采槟榔》美歌，邓丽君的歌声，不但在当时醉倒了台湾、港、澳及内地各省人们，直至今日，芳香仍然醉人。